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魏一

上尊號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七尺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淸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

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
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衛將軍國明亭侯
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西將軍東鄉
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
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
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
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使持節
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
侯臣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

南單于臣泉奉常臣貞郎中介臣洽衛尉
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大理東武亭侯
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
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鄉侯臣
林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
水校尉關內侯臣拔步兵校尉關內侯臣
福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漢鄉
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
軍尉猛亭侯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
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國安衆將軍元

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衛討寇

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內侯臣

巽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夷將軍高

梁亭侯臣爵奮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益

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等稽首言臣等前

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

固請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

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

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
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
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
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
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
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
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
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

則堯道是以顧禪帝位而歸二女　陛
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
延陵之讓體所柱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
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　陛下既
之發者有靈則重華之忽憤於倉梧之神
墓大夏之欝邑於會稽之山陰　武王
必不悅於高陵之廟宮矣是以臣等
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室七世
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邱虛
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武王

親衣甲而冠胄沐雨櫛風為民請命則
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
業官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
造於華裔　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
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寒者
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寇
敵以恩降遺恩被德光被四表稽古篤踐
茂于放勳冈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
未養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illegible]
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麋鹿兔咸素

其色雖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不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于曠埜矣伏省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 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邈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卅有餘年矣 此乃千世時至之

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
祔擧狹口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罷右臣
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口昭告昊天
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亚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
表朝堂臣歆臣翊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
忠臣秋臣枀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
郃臣晃臣邈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夏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
遂臣福臣質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圖臣

神臣衛臣愼臣巽臣俊臣昺臣豊臣楮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
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集古錄
右公卿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爲鍾繇書其中
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鼎脫
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
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嬀汭納漢二女豊碑至
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內外前後勸進
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

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爲正碑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耳隸釋

魏公卿上尊號奏篆額二行文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先王及高陵兩武王三陛下皆平闕有奕局之紋自陛下即位後十行刻于碑陰二陛下亦平闕篆額累字隸續

公卿上尊號碑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金石文字記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爲比部尉後依劉表及

荊州平曹購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庚子銷夏記）

漢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冊詔魏王禪代丕上章辭讓再四尚書令桓階等奏亦再四此表則相國安樂侯歆等最後之奏蓋在延康末革命之時趙曰列于受禪表後似誤或因黃初中刻石故後之耶（金石後錄）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不書立石年月潁寧人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拔後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

癸卯循稱令者嘗是十月行一字也方綱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年非魏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洪文惠云碑自造於華嶠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晻昧近日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至華嶠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併後段拓之雖極剝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已模糊不若華嶠句已上前半石本尚筋骨具備耳

桂即枉字倉即蒼字泉即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閒爲將相者必非臨

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文堯典作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桄桄又訛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以不必矣　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平心論之借使古本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乎兩漢金石記

碑載勸進之詞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其文按碑云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卲矣志作可謂信矣省矣碑云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志作民

命之懸於魏政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當以石刻爲正中州金石記

碑中賈詡証之本傳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今在碑當勸進時已書太尉顧亭林云碑當刻于黃初之後以此也又三國志註載有勸進者惟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今考碑題額作公卿將軍上尊號則當時武臣皆因劉若首倡而蟻附之矣授堂金石跋

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畐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

福傳寫譌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按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下有福字從衣注云魏臣奏葢隸釋元作從衣之福轉寫爲誤從示廣韻福敕救切衣一福亦不應收入屋韻申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當從衣史記龜策傳邪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是福即副也桂馥攷

按碑前段所列諸臣銜名微有剝落然證之隸釋

尚可全識其著於魏志者相國安樂鄉侯臣歆郎
華歆太尉都亭侯臣詡郎賈詡御史大夫安陵亭
侯臣朗郎王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口
口按本傳當是陳侯二字臣仁郎曹仁衞將軍國明亭侯臣
洪郎曹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
臣眞郎曹眞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
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郎曹休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郎夏侯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郎
臧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郎張郃使持節右

將軍建鄉侯臣晃郎徐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
臣遼郎張遼郎中令臣洽郎和洽衞尉安國亭侯
臣昱郎程昱太僕臣夔郎何夔大理東武亭侯臣
繇郎鍾繇少府臣林郎常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
千秋亭侯臣照郎董昭武衞將軍安昌亭侯臣褚
郎許褚皆有傳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者鮮于
輔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者閻柔附公孫瓚傳冠
軍將軍好畤侯臣秋者楊秋見郭淮傳大農臣霸
者袁霸附袁渙傳懷遠將軍關內侯臣兕者傳兕
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者劉若並見武帝紀注

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者王忠見王粲傳注後將
軍華鄉侯臣靈即朱靈見武帝紀及齊王芳紀奉
常臣貞即邢貞見文帝紀元年改奉常爲太常故
二年稱太常邢貞也長水校尉臣淩即戴陵見文
帝紀陵當依碑作淩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即
閻圃見張魯傳晉書閻纘傳云圃封平樂鄉侯恭
淩由亭侯進封鄉侯魏略所謂黄初中增圃爵邑
是也匈奴南單于臣泉即呼廚泉因其來朝留魏
見武帝紀餘如領軍中陽鄉侯臣琳疑即夏侯琳
惇之子附惇傳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即郭祖

見呂虔傳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疑即任福見文
帝紀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疑即焦觸見武帝紀
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疑即趙衢綏邊將軍常樂
亭侯臣俊疑即李俊皆見楊阜傳其生平官爵與
碑不甚相合或史有缺漏不敢質以爲實也忠義
將軍樂鄉亭侯臣生或以爲溫恢子生攷恢在文帝
時歷仕數年未有侯爵卒後詔賜恢子生爵關內
侯則此樂鄉亭侯非溫生也射聲校尉關內侯臣
質或以爲吳質攷王粲傳注太子即王位與質書
曰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時質

爲長史則此關內侯非異質也以及中護軍臣陟
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
當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討夷將軍成遷亭侯
臣愼安夷將軍高粱亭侯臣肖襄武將軍長安亭
侯臣豐並當闕疑以俟博攷也其各傳及帝紀載
黃初初諸臣歷官封爵與碑微異者賈詡傳云進
爵魏壽鄉侯而不書其先封都亭鮮于輔傳但云
封亭侯而不書南昌武帝紀注稱昌鄉亭侯昌鄉
當卽南昌之譌閻柔傳但云封關內侯而不書都
亭董昭傳不書督軍御史許褚傳不書安昌亭侯

皆可據碑以補史闕也徐晃爵建鄉侯傳作逯鄉
上删爵安樂亭侯夏侯尚爵平陵亭侯傳皆作鄉
侯董照傳作董昭許楮傳作許褚程昱封安國亭
侯傳作都亭侯皆傳寫之譌當以碑爲正表進於
延康元年顧氏炎武以爲當刻於黃初之後偃師
武君億舉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而勸進
時已書太尉以實亭林之言趙紬偸紀傳而知其
說之未允也魏志於詡傳卽位之上偶遺王字武
氏遂以卽位爲踐阼不知曹洪傳亦云文帝卽位
爲衞將軍此皆傳刻者脫誤攷文帝紀延康元年

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至受禪時詡爲太尉已數月矣武君竟未一檢帝紀以致誤解郎位之文遂謂勸進時詡未爲太尉碑在黃初中刻乃追改稱太尉亦疏於攷古矣惟公孫瓚傳書鮮于輔虎牙將軍閻柔度遼將軍夏侯尚傳書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常林傳書遷少府許褚傳書遷武衞將軍曹休傳書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並在文帝踐阼後是則陳壽紀事之誤讀史者所宜知也又按庚子銷夏記云梁鵠字孟皇以善書爲比部

尉攷武帝注作孟黃字取黃鵠之義當從黃也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銷夏記既謂北部爲比又以比部尉屬之梁鵠極謬

受禪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四尺六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受禪表三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其顯於禪德美其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　大麓傳稱歷數□□□是以降

丗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復存于今

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

以昭德□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

紹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

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纂

國撫眾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

禁倉散滯積冢臣□□□□□之錫衆地

陪臺蒙䬍饑之養興遺勲繼絶世廢忘之

勞獲金爵之賞䅉祿之孤食舊德之禄普

無徵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戎士哀
矜庶獄嚴戍役焚丹書圖圄虛靜外無曠
天闕諱澤雲行冈不沾渥若天覆載簡易剛
柔允宜乾巛之德陰陽□□□□□□類
育物舊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
嘿恩洽羣黎皇獻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
業業邁德齊民伯禹之勞□□□□□歔
智神姦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
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鴻恩洽於區夏
仁聲播於八荒雖象胥所□□□□□□

和而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
乾祉下發珍天關啓閶四靈具臻涌醴
樹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堅蠶薦
於茂樹嘉禾神芝之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
朞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
□□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
漢氏覩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
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

羣公卿士僉曰　陛下聖德彰侔兩儀
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
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
鉤周武觀□□□□□方之今日未足以
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
負扆而治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
命不可以辭□□□□□以意距大統不
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
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遷慮顧觀
庶徵上在璿機茎之周易卜以守龜龜茎

龍吉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
命䕶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麃
之遺訓遂於縏昌蕤靈壇設壝宮蹐圭璧
儲犧牲延公矦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
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單于東夷
南蠻西戎北狄王矦君長之羣入自旗門
咸旅于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
天龍亥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薦祝
燔燎柭樸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徧于羣神□□□晏祥風来臻乃名有司

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經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作則永保天祿傳之罔極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眞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音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已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已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音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集古錄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以挈爲契以烟熅爲絪縕以烟于六宗爲禋于六宗隸釋

魏受禪碑篆額一行文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王及陛下五皇帝皆不闕亦有爽句文篆額無字隸續

受禪表黃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劉禹錫居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漢隸字源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朗字景興東

海鄉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益可見矣潛溪集

右魏受禪表云惟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謹紀受終踐阼月日也魏志庚午王升壇即阼歐公據裴松之注及此碑證庚午之誤固矣漢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遂制詔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夫改元在即位以後事不應初受禪時竟書黃初意者與嗣君即位踰年改元不忍沒其親之殘年不同耶其文有云堯舜之事

復存于今是言漢獻下禪于魏也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言己之受禪于漢也不直以己無媿于舜禹故爲此言而是時公卿大臣又以天下後世爲可欺復勒此表說文云表識也所以揭其事而記之也成湯放桀曰予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魏之君臣良心陷溺至于乃爾遂借堯舜爲口實唐虞受禪果若是乎 金石後錄

右魏受禪碑小歐陽集古錄目云碑不著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洪所未釋者機即璣字鹿即麓字照即昭字至若戈之字上作橫畫

尤於反正之旨相合此最有益于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古文苑載鬬八伞準魏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鍾元常書魏受禪表衛覬金針八分書方綱按此二碑實出一手書若徹取方整開唐隸之漸矣兩漢金石記

碑文不載于史水經注云繁昌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前有三碑魏文常受禪於此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即此碑及尊號碑漢隸字源云碑在穎昌府臨穎縣魏文帝廟內今

爲漢獻帝廟者後人毁斥文帝像復爲之也中州金石記

孔子廟碑

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五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額題魯孔子廟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廟諱軒轅之高縱紹虞氏之遐統應廟諱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戸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
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口生
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
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
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
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
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天下大亂百祀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
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

聲四時不睹孫曾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
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
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
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
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
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廿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
廣大苞於無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炯熾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荒越險阻而來賓雖大晧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　伯禹命嗣[illegible]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徽絕興將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巛允神明之所福祉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敗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幷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哀哉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康後脩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遂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

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

内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

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謹記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

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

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

以美爲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梁鵠書者非也碑以烟熅爲絪縕襍軍傳趙𡭜作徧

隸釋

魏修孔子碑篆額二行有穿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制詔皇上聖皇三行皆平闕隸續

梁鵠字孟皇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梁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

云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爲邯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石墨鐫華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侯邑百戶金石文字記

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

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曝書亭集

隸釋字原作修孔子廟碑金石略作封議郎孔羨爲宗聖侯碑金石錄補

碑有云吝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吝歎聲一字爲句東魏孔廟李仲璇碑亦有吝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蓋當時文體如此眞書二典

用吝發端者甚多古人亟其事亟其詞則爲嗟歎之聲以聳人聽非若後世之用噫嘻吁嗟等字止于悲涼感慨也金石後錄

隸辨云文廿三行行四十二字此本凡二十行行四十字與顧氏所記不同然文字完美無甚缺壞此必隸辨誤記也　爾雅釋詁茲斯咨呰已此也邢昺疏云咨與茲同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漢隸字原云義作茲蓋非假借咨實有此義也金石存

碑以縱爲蹤揖爲楫斑爲班姿爲資恪爲恪霧爲瞀

谷爲玆大皆爲太皞　書之爲書蓋沿偶移左右耳至於廿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廿爲三十字之廿旁加丨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廿餘年廿字右邊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隸辨第引武榮碑年廿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别而不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閒慨然而歎下一段有韻育與測爲韻即可知杜屋職同用之理矣　汝帖撮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遒勁不必盡以漢隸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嬌厲方板過矣　兩漢金石記

按表乃表揭其事特標黃初元年斯眞魏受命之第一件事也較之大饗碑公卿上尊號奏行於漢延康未改新號時尤大彰明較著乃陳壽盡削不載所載惟漢帝冊文不及百字若蜀志於先主爲漢中王羣下上漢帝表全載之約六百三四十字爲漢中王先主上言漢帝亦全載之約五百字即皇帝位君臣述符命上言亦全載之約八百字即位告天下亦全載之凡二百字共二千二三百言此其全予蜀以繼漢甚明陋儒尚言壽全以正統與魏而斥漢爲蜀豈不謬哉蛾術編

碑文稱追存二代三恪之禮並紹宣尼褒成之後魏志祗載封孔子後詔書而不及存三恪事乃史之闕漏爾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中假借變體字具載諸家著錄惟揖五瑞與今尚書輯五瑞不同段若膺大令尚書撰異云揖唐石經以下作輯當是衞包改也王肅尚書注揖合也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按此說甚精今諸家以此碑揖字與輯同是不知揖輯二字絕不相通且不知尚書本作

揖字其作幄者唐以後譌本也山左金石志

碑以太昊作太皓漢石刻淳于長夏承碑皓天不弔冀州從事郭君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精通穹皓義並作昊然則昊與皓文皆通用也又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倞註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皞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幽都賦昊爾太虛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用是知漢人于文字通義有所依據如此美封爲宗聖侯事在黃初元年碑所言美孔子二十一世也史記

正義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爲崇聖侯既差數多一世而又誤宗爲崇不知改封崇聖當北魏太和之十九年正義于此宜不致此舛謬或亦傳刻者過也碑書黃初元年胡三省通鑑注乃以二年宋史孔宜傳亦云羨仕魏爲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其疎與胡氏同凡此皆宜依碑爲正 授堂金石跋

黃初殘碑

碑共三石第一石二行第二石三行第三石二行字數皆不可紀今在郃陽縣許氏

少昊

國爲

疾病卒
九以黃初又
煢煢靡所瞻
我君
授選非美

乾隆初十八取土得碑土中僅十二字中有黃初五三字故定爲魏碑其書法絕類漢人又有六字與此碑如出一手字之大小行之疏密皆同應同爲一碑屈君耕野珍藏於家搨以遺余屈君邑庠生博學好古於古人碑版皆之尤篤余訪秦中金石相助爲多

雍州金石記

魏殘碑在夏陽許孝廉禾簡家乾隆初年許隣人發土得之雍州金石記云在屈氏蓋從旃蹦得搨本遂誤謂在屈氏耳關中金石記所云是承雍州金石記之誤也屈耕野先生余之蒙師許則余之表兄攸知其由來如此康光跋

十三字殘碑

石高廣各四寸許文四行今在郃陽康氏

雅弟故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康事以

辛酉之冬白下鄭谷口寄予札云故人王山史從華陰來篋中有東漢殘碑十三字高妙醇樸書體酷似酸棗令他碑不及也古光片羽幸入補錄特摹寄上適山史遊㕘郡攜此札訪之出搨本相校不失毫髮谷口始得漢隸之神者耶金石錄補

十三字碑書法與曹全碑相似莘莘退食記云郃陽十三字漢碑向儗曹全碑旁今亡矣不知康氏移歸珍藏耳屈君耕野搨以遺余可愛玩也又有六字疑

爲一碑書法古勁當爲漢人所書亦藏康氏雍州金石記

十三字右乃是夏陽人冢文從物得之最後東張跋

膠東令王君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十八行行九字今在濟州學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闕下

九世口口乃復開発闕下

衆勝邯鄲之圍強闕下

其爵有日侯曰王景武闕下

溺而濡足至孝昭二年闕下

夏甫舉孝廉武口令闕下

噲字尗恭博士徵陽下闕
已後塟于京師者五世下闕
陽大守自高平就學下闕
宗直道者幸因尚後下闕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下闕
茂舉孝廉爲議令去官下闕
仇牧之忿銜大顧難名下闕
弱弟居荒亂之中口餘下闕
爲郡功曹去家拜下闕
合口所宰莅施化如神

長也　季冊有一黃初五郎

張氏　掛于光姑仰掌字郎

右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爲額予新獲此
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石斷裂之狀上段十
八行是敘事之文下段少一行是四字韻語猶然非
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匣而一之藏碑之家隨
行翦貼故文意錯亂不可曉解其所敘有兩人舉孝
廉者有以博士召者有丞勃海者有爲太守爲尚書
郎爲譙令爲郡功曹者其二人名字可辨曰嗜字叔
恭下云凡所宰莅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

語有身殁名立及訓符字謚謂最後之人張氏祔於
先姑疑其匹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
有邯鄲之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闕二字魏后贊
天所授纖云文好俎豆武侯膺揚东旗乃舉充成帝
字則其人仕於魏初也中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
云沖質闕祚炎闕中微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
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所
敘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祔而以廟門題其額必是
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沖質之文卻有魏
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膠東是其祖廟沒於

漢代者乎隸續

隸續不言碑所在婁氏字源謂在濟州按宋濟州治鉅野亦不知在濟州何處也今濟州學舊有漢碑五在戟門內門之西北大成殿西階下有古樹根夾而片石楮拄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錢橋李子東琪疑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辨之覺有文遂以紙墨摹之得隸書四十餘字證之洪氏書知其爲膠東令碑校隸續所存僅十之一矣隸續所載敘其世系有葬於家廟五世及太守自高平就學之語按高平故治在今鉅野金鄉之間與

任城爲屬國今濟州即古任城也暨太守以前居京
師以後就學因居高平而廟因在任城耶婁氏云碑
在濟州者以任城爲州屬邑而統稱之耶抑本在鉅
野而移於此耶不可考矣康熙時淮陰張力臣曾摸
濟州學碑釋文惜其未見此石續而釋之自在我鐵
橋矣盛百二跋

漢隸字源云喜義作熙蓋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
喜通也其云克成帝宇者僅見於洪錄雖未知拓本
若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充誤矣
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十也　碑有黃初

五云云則是碑立于黃初五年之後是魏碑也以其著錄猶云漢故膠東令故附于漢洪氏隸釋採趙氏金石錄謂膠東令廟門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隸續仍載此（兩漢金石記）

文中述舉廉凡二見一在孝昭二年後爲其先世一敘于勃海府丞尚書郎二子之後似亦其子也（山左金石志）

按碑在宋時所存已止上截洪氏初以他殘碑爲此碑之下段而牽連說之後乃自知其誤隸釋曰錄云隸釋成書十年再因考古始知膠東廟門是

兩碑是也隸額十字今不復存洪氏猶及見之疑是另爲一石跨廟門之横梁者額題曰漢而文有黄初五曰字當爲立廟之年其仕于魏初者即立廟之子若孫耳碑敘王氏家世甚詳惜斷缺不可盡讀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魏二

廬江太守范式碑

碑僅存上截高三尺廣二尺一寸十二行行約十五六字額題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十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嵗據宋拓裘本摹

録其全石高廣不可紀矣

君諱式字□□□□□□□□□□功孝有夏寔曰御龍□胙商周世昭其隆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厥諱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實爲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

廏諱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
爽百　行淵備體道敦藝通解頭藉探嘖研
矣　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節寶真忠
諒足以　綢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
懿聲充宇向接華彥於汝墳潤枯甍於荊
漢超營　悤之遐蹤嘗盡評乎柄煥是以□
化　泉流芳□鴻奮燿仁闈於權輿濟俗倅
手皇訓羣　公傳爲乃斯路而讓考□□
三府舉高　第侍御史拜冀州封史糾剔瑕
匽六欵允　施翰飛肅於鷹揚典刑□□軌

□帝□其勳懋 廬江大守擬泰和以陶化
昭八則以隆治 彌□ 廟諱 恩惠訓亡佐□□
協□□□ 齊□□清源之深閎實疏氏之
至順以疾告 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
□□□□□□□□其猶充洽外內宴紹
德之奧藪而 儀民之淵表也耒亮三事□
□□ 終□□□□□□ 常山相暨子汜孫
而 廟諱 嗣罡繼學青龍三年 正月丙戌縣長
汝南 諱 □□□□□□□感靈壇之不饗
思隆懿模以紹弈世乃與縣之碩儒洛 典

漢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
俾守庿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
之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
部泰山從事史翟部等僉以為君雖輝名
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墳亡□儀問靡述遠
相與路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
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廟諱誕表靈和蹈規履信
窮神周覽班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脩淅
穢服夸毗寶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

敎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墍

姬何昊天不信其軌明還不報廱盡脈大紀

頸韓訓典詢爾髦士胥兹赫□以永遐祉

詒厥孫謀耀于萬祀

碑陰

共四列第一第二列各十人第三列十一人第四列六人

□入壬

□孝節

□子十

嚴德蘭

郗文則
瞿公遠
嚴公儀
王子則
陳文信
乚公道
范文直
王文舒
夏侯文千
口宣禮

江德和
夏侯聲榮
段休甫
曾子武
毛子堅
郗公然
口文靄
王傳伯
祁德威
曾倉舒

三文規
王岩則
龐文中
□文陽
張孝信
張文碑
馬子文
何文幹
翟孝成
翟仲榮

口文皿

翟文卩

嚴子口

右碑法書要錄云蔡邕書今以碑考之乃魏青龍三年立非邕書也金石錄

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仕漢至廬江太守傳書張卻陳平子孔嵩三事甚詳至治郡則云有威名而已此碑辭勝而事寡雖曰略依舊傳彤撰景行但云篤友足以輔仁超管鮑之遐蹤爾

未足以光颺盛德也傳云爲荊州刺史而碑作襄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此碑雖不及延康黃初四刻在魏隸它碑中可取爾思李嗣眞作書後品乃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甚矣藻鑒之謬也晴郎脩字跋郎林字隸釋

范式碑篆額廬內之甶變而从肉范內之巳變而从巳此在隸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以後書體之濫觴也　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三十三字第一行君諱第二行于會第三行之殊第四行不入第五行句接第六行鴻裔此闕似再有一行者第八行廬江第九行淸源第十行其猶第十一行常山第十二行感應第十三行聆告第

十四行翟循第十五行洸遂第十六行于昭第鴻
十七行敘李第十八行昊天第十九行謀權　然
奮至侍字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禠本侍字不
斷直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尙有闕也又再起一行
若史字至遥字魏三十一格而禠本廬江之上又尙
靈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所
据亦是當日禠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行三
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未能定
也　命族句下有貧字當是賓此洪氏所闕者今補
之賓眞句下是忠字洪氏誤作志今正之　今年夏
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禠

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眞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符卽筆法亦大相遠矣其秋是碑爲小松所得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予旣爲響搨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一（忠誤洪訛作志誤）潛心坐臥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鑒非確也蔡中郎卒于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靑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況李嗣眞在唐初負藝苑盛名其肯自貽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始

駁嗣眞之說洪文惠跋彥發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朱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眞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眞書後品之文讀之知李嗣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邕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邱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

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旣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魯公之書乎　洪云嘖卽賾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九家作冊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楊雄太元曰化在嘖也范

埿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故云化在嚔
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　錢唐黃秋盦旣得是碑
宋拓本之後六年竟得此石於濟甯州學而重立之
拓其本貽予將于兩漢金石記刊板已竣爰補圖於
其後　此卽洪氏隸續誤以爲魯峻斷碑陰者今在
范巨卿殘石之背可以斷然不惑者矣所存字幾及
洪錄之半而可以補洪氏所闕者十一字又正其誤
者二字且今日重刻隸續此諸人名皆順下直寫更
無復知其原石行次之式今見此拓本乃知洪氏所
錄人名前後次弟皆就本碑之横書者爲敘也隸續

此跋闕而未完愚前據諸書以補綴之未得及此條也今得是本乃知所謂石之廣與曾峻碑合又字體與曾碑類者皆不可以爲信爾兩漢金石記

乾隆丙申歲膠州人崔儒眎初得是碑篆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遍求碑身未得越五年黄司馬易得泰安趙相國家藏宋拓本雙鉤付梓又六年州人李鐵橋竟獲原碑殘石于學宫雖存字不及宋拓本之半而碑陰四列即洪氏所誤載之曾峻斷碑陰也山左金石志

碑陰題字名氏可全讀者第一層都文則嚴公儀邱

子則二層江德和郗公然三層倉舒印叔則四層何
文幹餘尚一二字可見惜以磨滅不具錄也此爲歐
趙洪三家所未收而鐵橋獨搜得之益爲可珍又洪
氏以傳云爲荆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
之則碑誤按碑前文已有潤祐斃于荆漢其爲書刻
傳訛無疑也授堂金石跋

李嗣眞以此碑爲蔡中郎書吳念湖以鄭氏通志所
載一廬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書濟州一魏范式
碑注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是范式實有兩碑則
李嗣眞所指不爲無據或以爲前人著錄往往一碑

後見通志亦未可信然碑中范君行實甚略自因別碑已詳茲不重叙耳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按水經注金鄉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今嘉祥縣東南二十里有范山縣志云相傳范巨卿故里有祠為巨卿奉其父母並張元伯之所其地有來范村今名來范里致元伯即張劭字後漢書獨行傳式少游太學為諸生與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據此則劭家汝南而式往見並非劭至式家況傳稱元

伯卒後巨卿夢元伯與語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既至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則巨卿奔喪之事亦在汝南碑云接華彦於汝墳
正指前事與傳適合顯屬縣志之誤然以此碑與
本傳校之亦復詳略互見傳云式字巨卿山陽金
鄉人也一名氾碑稱常山相暨于氾孫而允嗣区
繼則似氾是巨卿之子孫非其別名也傳云後到
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平
子病亡屍埋巨卿戶前云云碑但言潤枯斃於荆
漢而巳枯斃謂平子埋屍荆漢則巨卿送喪於臨

湘也傳云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三府並辟不應碑則云三府舉高第而無不應之
語傳云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下即詳載行部
到新野孔嵩爲導騎之事碑云侍御史拜冀州刺
史攷新野屬南陽郡惟爲荊州刺史始得行部到
此然傳云四遷則或者巨卿初爲刺史本是冀州
後乃遷至荊州傳詳荊而略冀碑舉冀而略荊各
有體要未可云孰非也碑陰四列洪氏所錄有九
十一人今存者三十七人字而不名亦無故吏門
生郡邑等字與他碑不同洪氏誤爲魯峻碑陰蓋

申僅得拓本未嘗親見斯碑耳

王基斷碑

碑高四尺五寸廣四尺十九行前三行行二十二字餘行二十一字今在洛陽縣

于有成文者出仕于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爲萊大夫遂闕下稟天素皓爾之質兼苞八十九德之茂慈和孝友既著於闕下景山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經剖判羣言綜析無形文辯贍

眾民忠正足以格非兼文武之上略懷濟世之闕謀規也闕下舉孝廉司徒辟州辟

請留呂自毗輔後辟大將軍府拜下闕國
典惟新出爲安平安豐大守敦崇惠訓
典刑惟明四下闕躬呂允帝命遷荊州刺
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下闕內朱
旗所麾前無文兵究敵獲儁斬首萬計
賜爵關內下闕齊諸夏震蕩王師雲集公
翼亮
無遺策舉無廢功故能堅戰則飛肅摧
翼圍城則鯨鯢下闕於九有也比進爵常
樂亭安樂鄉東武侯增邑五千戶下闕之

葬延有獨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帝
室屢奏封章闕下孫留年七十二景元二
年四月辛丑薨公天姿高素與闕下亡則
令儉歛以時服於是
將矩奉冊退位司空贈以東武侯寄印
綬送以輕車不闕下泰山之遠牘恨元勳
之未遂俯仰哀歎永懷憭悴以為闕下菁
鎸石表墓光示來裔其辭曰
窫憲章墳素昭此物則居則利貞在公
罡乃化流二邦闕下寧民是用息升降順

道遷讓歷武曾不憖遺我下闕

右王基碑碑中斷存下半近洛陽民墾土得之以歷官及薨之年月攷之其爲基碑無疑碑云年七十二而魏志本傳遺之其遷荆州刺史加揚武將軍而本傳作揚烈亦誤廣韻東萊王氏殷王子比干爲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此碑云有成父者出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爲萊大夫然則東萊之王系出王子成父成父豈殷之後乎伯與東州名士康成高弟敘述先世當有傳授韓退之撰王仲舒神道碑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王

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按太原之
王皆祖王子晉成父在子晉之前既祖子晉不得更
祖成父矣退之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近世出土故載其全文以續隸釋所不及王基
陳壽魏志有傳以碑證之多合惟碑云又遷使持節
鎮南下闕當是將軍云云在克敵獲儁賜爵關內侯及毋邱儉
文欽作亂之前史則云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亦在
擊吳賜爵之後未知何也其小異者碑云克敵獲儁
斬首萬計史云隨征南王昶擊吳虜安北將軍譚正
納降數千口或碑有浮詞碑云增邑五千戶史云增

邑千戶幷前五千七百戶碑蓋合前畢大數言之耳史云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喪合葬洛陽今碑出于是者知基祔父母冢而方志缺載也基之死旣贈官封子孫又賜其家奴婢而此碑云萊鑴石表墓則亦奉勑所立而史缺載也世傳碑之出土僅刻其半下截朱字宛然應手而滅本并殘缺未知審否中州金石記

碑石出土僅刻其半土人傳云下截朱字儼然借無人辨識付之鑴工遽磨拭以沒今存者凡得三百七十字姓名俱不見近假得吾鄉張九六先生拓本題

曰魏王基碑余質之三國志基本傳艮然案碑云子
有成父者子上缺文當作王此溯基命氏之始下云
孫湫違難爲萊大夫遂字下缺以基本傳作東萊曲
城人則碑亦述其占籍所起此可以意推者也碑載
基歷官勳閥甍殁皆與傳合而亦少有闕誤傳云黃
初中察孝康除郎中是時靑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
請基爲別駕下云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而碑言舉
孝廉司徒辟州輒請留以自毗輔殆謂此也傳云大
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卽碑所謂
後辟大將軍府者其下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

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碑亦云爲安
平安豐太守其尤異者碑言朱旗所麾前無交兵克
敵獲儁斬首萬計賜爵關內下鈇攻之本傳惟載基
別襲步協于夷陵又膚平北將軍諱正納降數千口
下遂書賜爵關內侯與碑符而碑列斬首萬計史于
此武功竟沒不見錄何也豈碑溢美非其實歟碑彝
字下諸夏震蕩依傳文當謂毋邱儉文欽作亂而闕
無遺策數語亦指基代景王籌畫至傳言進封常樂
亭侯又進封樂鄉侯又進封東武侯下追贈司空亦
皆與碑侔而碑叙增邑五千戶傳云增邑千戶并前

五千七百戸所載亦與碑非全錄今不可考耳傳書景元二年云云下言是歲基薨史官例于人卒不得其月日者往往付之傳末云是歲今以碑言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則傳亦失詳矣碑前言忠正足以格非忠義作中漢碑多如是顧亭林於封孔羨碑引宋書禮志以爲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當亦由未見此碑故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字僅有半截然所敘官職大約與魏志本傳同傳稱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及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

武侯而碑率稱進爵常樂亭安樂鄉東武侯逭次敘之轉不如傳之詳晰也傳稱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基撰毛詩駁一卷七錄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陸德明云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即此書也王應麟云王肅引周書言茉苡如李出於西戎基駮云遠國异物非周婦人所得采可謂鄭氏功臣惜書不傳而志與碑皆未及故著之於此

李苞通閣道題名

碑文三行前有晉潘宗伯韓仲元題名一行
高五尺九寸廣五尺六寸今在褒城縣石門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
此石木口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
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五二千
人始通此閣道

宋晏袤釋文并碑陰

釋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女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

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比有六年從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凖魏兩晉從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太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魏七月亮復軍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

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
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則此二號皆魏之
紀年竊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
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
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
衆伐蜀至江油降馬邈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
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爲梁州襃余閣衜於
是乎通矣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袤書
晏袤記云云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年復出祁山
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修

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于石門者况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金章宗泰和年乃是泰字今諦審此石本隱隱尚有畫痕可辨確是始字非和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開已久治此石道爲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潘緯復題於其右耳褒記以爲皆魏刻非也兩漢金石記

文稱泰和六年晏袤以史證之斷爲魏明帝年號但史作太和而石刻作泰泰太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予

邑南翔寺石幢書太平興國號亦作秦　右盪冦將軍李苞開閣道碑在潘宗伯題字之後距太和王子盡三十一年其年十一月蜀漢亡故有閣道之役也盪冦蓋漢魏所置雜號將軍之一沈約宋書作蕩冦張嶷滿寵皆嘗爲之晏袤碑陰記但舉蜀張嶷一人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吳

天發神讖碑

碑斷爲三故俗稱三段碑尺寸已不可攷第一段廿一行諸道一行行六字大吳一行行七字餘行行告五字第二段十七行行七字第三段十行行三字上刻宋胡宗師石豫二跋今在江寧縣學

上示帝酉示 闕下

丁之于日卯 闕下

帝曰示帝一口㬎方中申丙日 闕下

牛仁中乎多口口元示于山川 闕下

示薦神識文

示靈元癸帝口己酉朔十四日壬 闕下

老中臨將丹 闕下

然發新廣肖口丐是示識廣多口 示解解

肖十二月吕口卯廿三白禮口口解文月

令馬德忠中 闕 終會將陳治 闕下 口 闕上 解十

三年造像記□弟子呂大□一 下闕

郡禕中書舍人□將軍將將軍開內□ 上闕 江

貴年於視聽□□二年今五十歲□年與

固毀校為差□□紙冊校本儀條□構□

章咸章稻賀□呂顯遺業承計□□番紀

等十二乃歲□並茂觀視儕顯歷□別歸

大呂上爪宣命昭□大平文年炳俍爪□杜踏

石上故錄 下闕 上闕 扮銘衞省德 下闕此下又空

一行

蘭壽弟觀含 下闕 上闕 呂君

巧工九江米下闕

场東淲□候下闕

上天帝言天□□□□□□□□□□□下步兮日月

下闕　帝曰大吳一□萬方甲午丙日□□□□才仁

中兮予□人　元示兮山川下闕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秊柰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

陽□□□□□□□□然發糾廣省□乃是天讖

廣多以未解解者十二字日　柰月廿三日遣□□解文

字令史建忠中　郎將會稽陳治□□□解十三字治復

有□米解以八月一日 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禪將
軍關內侯九江費宇行視更得□二字合五十黍字字
與西部校尉姜□□緒典校臬儀備□梅允章咸李楷
覔□吳寵建業丞許□尉番約等十二人吏從並共觀
視深甄歷□永歸 大吳上天宣命昭 太平文字
炳朖天□在諸石上故就□□□□刊銘敷垂億下此闕處
又空一行
關臺東觀令□□□□□□□□吳郡□□巧工九江朱
□□□□□□□□□□江東□□功東海夏侯下闕
予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

竊疑以爲天璽元年嚴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人多傳皇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季字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不善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至泯滅因聳置潛臺後圖壽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題

余奉使計臺侍親遊此得天璽斷碑覩之筆力高口而文辭殘缺不可讀也悲夫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題

秣陵縣南三十里有巖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

有方石長一丈勒名題贊吳功德孫皓建宋明帝太始中建平王休祐從巖山射雉卽此　巖山東有大石碣長二丈折爲三段因以名岡丹陽記

案吳錄其文東觀華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許嵩建康實錄注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東觀餘論

象書獨步漢末兄體兼篆籀□□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書無論也其石四方面背燭書各八行

兩傍□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識者八十餘字末後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益列與事之臣予正文之後華覈爲東觀令是必華覈也戚光集慶續志

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蘇舊立碑處據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爲三段內一石上有轉運副使胡宗師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門外半埋於土因移置轉運司後圃籌思亭時宋元祐六年此石歷八百十有五年矣益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今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後又徙銘緒堂前碑刻中歸附

後改臺治此石欹仆於地其一段鈌壞蓋嘗爲人鑿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處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爲人磨礲幾盡至治口年臺掾楊益得之廨草中與教授湯弥口訓導李東厎光言于中丞石公珪治書郭公思口募民舁至廟學門内之左張鉉金陵新志

吳後主立碣紀吳功德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覈作其字皇象書也明一統志

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爲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羡山有石寶之瑞又改明年爲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楊士奇東里集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爲蘇建周暉金陵瑣事

案諸書俱以爲皇象書周暉獨言又定爲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爲何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建或暉誤引此邪周在浚天發神讖碑考

碑文相傳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

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彀嘗爲東觀令而碑復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彀爲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彀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稽符瑞取媚朱可遽信爲彀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參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參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參斤成書七爲參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七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爲七月無疑耳曝書亭集

天發神讖碑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餘

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客座贅語載與志同俱誤
以中書郎行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末有釐
正之者今石三段排尊經閣下上段置中央中段置
左下段置右共字一百九十有六因洗剔段石攷證
舊搨連接三段正其舛合且就剝落思維補三十一
字則辭意貫通可讀矣仍有偏旁字脚不可識者五
字并載以俟攷古君子王槩跋

右石凡三段第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一
百有七半字一第二段十七行中空三行共存全字
八十五半字九第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二

十半字二總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半字十有二　乾隆四十四年秋方綱親到江寧府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爲第一石高三尺五寸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錐形截去上角者截痕尚可辨也東爲第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石末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㠯下削去是以此半邉有似方形西爲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上闊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稜耳上圍六尺八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

按王桀天發神讖碑賦自記云是碑凡二十二行然實是二十一行其以

爲二十二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二十一字之譌二十一字者第三行上段之下補統字此未可知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下補月字此當是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知第八行中段之頂補于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忝字未知中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之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之第十行上段之下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知第十二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知下段之上補僕字當是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知中段之頂補十字非中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往字未知

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今從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未中段之下補禹禩字亦知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字皆拓本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特近日金石經眼錄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竹雲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　吳山夫云此碑非一石所折今驗其東段第二石之頂爲人磨平刻一裔字字大於掌而不能泯其鑱鑿之痕是一石折爲三無可疑者兩漢金石記

按孫皓天璽元年歷有石函石室諸祥書于本紀傳碑云天讖廣多又云上天宣命則亦是時紀符瑞者碑斷折三段合之止數尺許山謙之丹陽記云長二丈者妄也張勃吳錄以爲華覈撰文皇象書許嵩建康實錄注董逌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餘論說皆從之近朱氏彝尊據吳志辨其非覈所作祀攷國山碑以旃蒙協洽之歲乙未月次陬訾之舍十一月重光大淵獻之日辛亥受天玉璽於柔兆涒灘丙申月正革元卽爲天璽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國史瑩覈名意數雖因微譴免官猶在左右遂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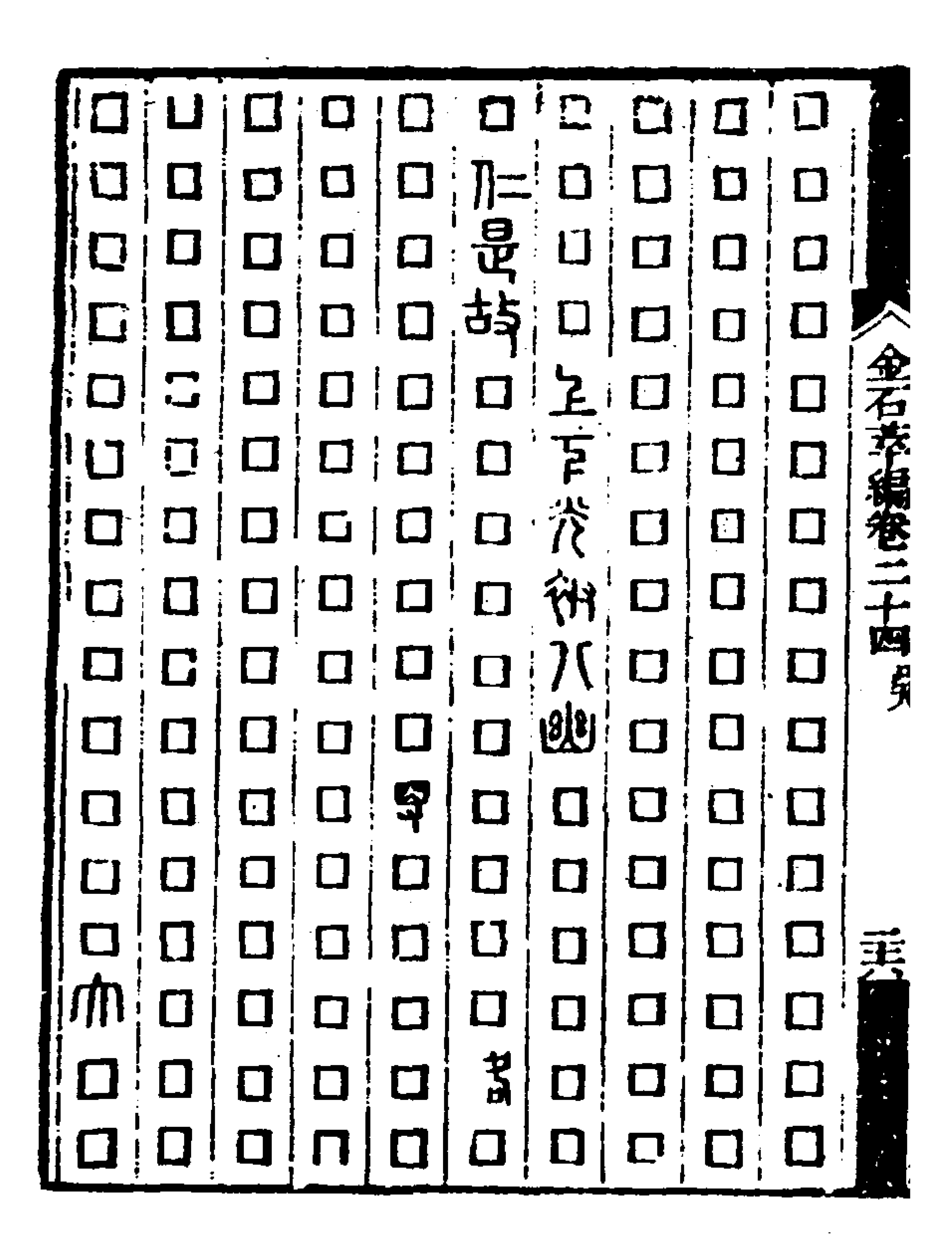
以摸文未可遂定爲非衆且并疑象書也衆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張懷瓘書斷云象工章草小篆入能或即指此等篆書而言然書斷及張彥遠法書要錄並以象爲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借吳志不爲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仁和袁明府枚畀此冊以贈因記所疑于簡末

禪國山碑

碑高一丈圍一丈共四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今在宜興縣

□□□□□□□□□□□□□□□□

□□□□□□□□□□□□□□□□




□□□□□□□□□□□□□□□□
□□□□□□□□□□□□□□□□
□□□作佪□此□□亢宮王火□□□
□□庶□民子來不日□□□□□□□
□□□□□來□□□□緝皋皋□綠曰
果不□□□□□□□□□□□□□□
□□□大錄未谷闓山東峴□□□□□
□□□□□□□□□□化□幽不闌□
元淺隱寰□宮所宮□□□□□□□□
□□□□□朽枯上而感广□□□□□

此□人□□□□□□□□回王盦皆自
祖靈祖乃糾積□冊再王□□四日月半
戈之乃星見者弌十貳弌五帝瑞氣黃□
□□□□□□□同尺半者弌十貳之尺
凰□龍之□負書卌□□再□白□丹门
□彩凰廿貳二白□白□白□白象卌貳
二白雉白□白□白九弌十貳之炎乏炎
雀廿貳四白雀白燕廿貳下社八吐□白
狸貂紹者二麋如祖昆蒲役原野者三嘉
禾秀穎曰麗□川木十貳五味古鏈瑞木

百八十弍三四夕火珠璧流離卅弍六八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弍五六寶福璧光青爵
璧卅弍八王口王羊王九口口口口口
福口夏根福寶卅弍六石鳳山石闕石亞
口口口絲口口口而口彰石鏡光者弌十
弍弍三口頌歌麟雨口示者三口口口口
心心門朝風議合謠者五福口口僊鳳鳥
福步出祥老祥者卅弍赤鳳萬民識福八
楊書篇今口口者十祕口口六王根紀口
者三王八王亞六采四發者八口口二瑞

王瓚王王王金王斛侏瀾果多者者卌貳三
王酋王盈王盈王器漢數參乃者九汎子
河伯子孫王□　辛而至陘成而子世東
門𨷈者四大貴司馬衛虞都維步圖緯頓
還啓咸茂氣與神會者二其餘飛於世□
糾生生倫系古厂觀命哉侏奇而杜瑞命
中篇者而可稱而□廿ㄐ是小蒙為治生
□夕流聯斯生曰日維寡於大淵獻於□
□□□□□兆□□南靈周易實蓍學
之而王慶文皆崇眞皇帝王□□□□理

淵獻斟黨祖禋厥亦惟寅朱大德厥報大
命□□乃□□八濕川出歲錄芝上而夕
丕革元始而祭地紀號而□□□□命於
是丞相沇大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
金吾循□□未尉□屯騎校尉悌尚書令
忠尚書晉直晨昌國史瑩覈等□己□而
省讓。吕瑒寔眞令衆瑒畢至三意納貢
幽荒百蠻浮□□化九垓八□罔不衎澤
率按典錄固考於禪禮紀勒而命議□□
國□山之戶□□勒石已刻揚出人命廣良

增祝詞咒而下喝□□□□

中□東□□□山川中□□□之所書

□丁□□阿斂

附

吳篆釋文

□□□□□□□□□□□□□□□□□□□□□

□□□□

右第一行凡雲麓漫鈔及荊溪外紀所闕之字並作□其二書所有而今碑文漫滅莫辨者於字外作□以別之

□□□□□□□□□□□□□□□□□□□□□

□□□□

右第二行

□□□□□□□□□□□□□□□□□□□□□

□□□□

右第三行

□之□□□子兹挌于上下光被入幽蝦飛蠕動無不

歸仁是故

右第四行漫鈔載碑文從之字起闕廿六字葢以

第三行爲第一行也

□□□□□□□□□□□□□□路□□□□□□

□上尊□

右第五行

□□□□□□□□□□□□□□□□□□辟不

是假民用

右第六行外紀自民用字起

不犯於是□□□□□□□丞相沇□□□□□□□

□□奉禮

右第七行不犯淈抄作丕作外紀作不犯於是□

下漫鈔作臣丞相沇兼太常處奉迎凡十字外紀

作於是臣丞相沇曰以下闕六十三字並誤今據

碑文移止三字餘七字莫可辨者缺之

衙儀尊敬□□□□□□□□□□□□□□大□□□□□

□□宮□

右第八行儀俗本漫抄作義

□□□□□□□□□□□□□□□□□□□□□□□□

□□□□

右第九行

所臨□徘徊於此遂基大宮玉燭□□□灃□靖萬民

子來不日

右第十行於此漫抄作西巡萬外祀作庶

□□□□□□□延頸跂足奉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庭

務日昃不

右第十一行延頸跂足外祀作頑嚚乃止庭外祀

作獻百神為抄作以仁

暇□觀六經窮覽百家思謬道根數世陵遲大縱末光

闔立東觀

右第十二行暇外祀作食根外祀作數數世陵遲

外祀作頻十陵道縱末光外祀作碑朱光

□祀實言建設境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學

逸遠彼覓

右第十三行設游抄作論窮　慘化外紀作寶感神化

非君刑守道尙功冠壽於弱哀賤怒凶□□杇秸上天感應□□

右第十四行守浸鈔作尊外紀作惡並誤

□□□踐阼初升特登神壽膺受籙圖玉璽戩自神圜神人指揆

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巽窗降祉利

丰膺受籙圖外紀作紫擊鎮國

金冊書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弌十有弌五

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

明朗帝外紀作天

棋紫雲複攏宮闕顯著斗牛者弌十有九麟鳳龜龍銜

圖負書卅

右第十七行攏漫鈔作被外紀作攡下注攡同斗

牛漫鈔外紀作牛斗並誤十三十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鷥彩□鳳廿有二白鹿白麐白鼠白

兕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抄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

丹鷥彩□鳳漫抄作丹鷥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

黑□□鹿漫鈔作虎鼠漫抄作鼪外紀作鼪下注

力丁切大羊也麂外紀作麅兕外紀作麅誤

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弌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

白燕廿有

右第十七行燕漫抄作鷰誤

黍神魚吐書白鯉騰舡者二盬祭神蠶彌被原野者三

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黍漫抄外紀作七並誤魚外紀作虎

蠶外紀作絮誤

甘露飛液六十有五殊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

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抄作拱璧琉璃誤

按宋書符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蚳餘泉叒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戴璧

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蚳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賍餘孕

小山堂本作餘賍餘宁外紀作餘口䮽泉按爾雅

說貝曰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蚳又作賍數璧

漫抄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鑿更祝神駕卅有六石

至山石闕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蛸者字外

紀聞閩俗本漫鈔作門詇

右印封敔九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弌十有弌神

口頌歌𠰈

右第二十四行封敔俗本漫抄作封石拔晉書五

行志曰吳將歷陽縣有嚴穿似印咸云石印封敔

天下太平九州吉發顯俗本漫抄作羊口口石口

口外紀作九州吉發顯惟九州二字略可辨弌十

有弌俗本漫鈔作弌十有七詇

靈口示者三幾民惟紀湖澤闔通應讖合謠者五神翁

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閻漫鈔作門靈母漫抄作雲母並

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㕘靈夢啟讖神人授書者驗口

口台十秘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讖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釆明發者八玉口

王倌玉瓊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鈔作略讖外紀闕德漫抄作

眞三字漫鈔闕人俗本漫抄作璽小山堂本作刀

並誤釆外紀作彩明漫抄作光誤

丟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
瞿清舒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抄作瓔小山堂本作瑗
外紀作玦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
勳吏舍夜壁有青氣得玉鉤玦今此下連玉鉤而
字下不可辨故且從外紀舒漫鈔外紀作潔竝誤
瑕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玉口（寶）言天平豎成天子出東
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口別江南通志作删口漫鈔云闕
外紀作靈寶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

作宜即宣字

大賢司馬徵虞翻推步圖緯甄賾啟（緘）（發）事與運會者

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太漫抄作微小山崇本作微外紀作微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與說家以徵作微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覩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姝外紀作殊下注姝同

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經曰知錄作陬訾之含並誤翁方綱曰歲正月孟陬作陬陬字从冂十二次娵訾娵字从女此碑以娵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庠震周易實者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口帝玉質青黃𪓟理洞徹竒受祇延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𪓟漫抄作解外紀作𪓟今碑泐闕

字筵小山堂漫鈔作逖外 紀作悚夫外紀作而
誤
宜彰乃以豕兆詔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華元郊天祭
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沇太尉琛大司徒燮大司空翰
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抄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督直晃昌國
史瑩璨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眞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

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

作四浮俗本漫鈔作溝下二字並誤

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此係宜先行禪禮祀

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口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

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隅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爲字按漫抄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計之止九百餘字葢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尚未全泯總而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處能沈救牛運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抄及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考作卅並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寗書魏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將吳九眞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抄及天發神讖碑攷作健並誤書字漫鈔闕

刻工殷政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抄不載

右吳國山碑者孫晧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矣集古錄

右碑其前敘孫晧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金石錄

說文桼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桼塗其外是也而漆泉絺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桼為古字漆沮之漆却有省其木者韓勑碑書漆作淶侯鉦銘云重五十桼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桼唐裴護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貳秊漆匜大豈無據乎

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寃哉虐也數曰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古而用漆苡不韻勝 [illegible]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羡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目爲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 雲麓漫鈔

蘇建官至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文國下疑脫山字在宜興善卷山中書史會要

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晧因國山有石立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碑字三面可辨惟東面剝裂模糊蓋無屖茈之也俾詞載所遣人姓名而無周處史氏誤矣周必大泛舟遊山錄

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處傳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史氏見處爲陽羡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爲正咸淳毗陵志

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

遂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璆即宏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璆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闕史瑩覈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熊叅攷傳記叅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眞皇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會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畧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

曰吳眞皇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
皇帝字譔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
亦不見有此文字如巖山神讖海鹽玉璽國山刻文
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
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土人就其上鐫刻
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
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畯鄭嫗等號八
絕則神讖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例多尚隸書獨
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
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

石經中篆文非足論也盧熊跋

晧碑言神鼎靈璽金冊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通天讖神謠之類皆見于吳志陵道之夜聞石宇開遂基大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印封啓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耳按江表傳曰歷陽表言石印封吳騫云疑脫發字晧遣使者吳云疑脫祭字以大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司馬徽善論運命歷數才元蜀吳云蜀上疑脫使字得之增飾其辭以獻晧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要故引此二人爲證若河伯子胥王靈圖亦皆當時讖緯之書

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璆董朝滕循張悌丁忠岑昏薛瑩華覈皆見於志餘莫可攷碑模見詞翰朱昱成化毘陵志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稱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月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日知錄

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

先後之間固有不及細詳者矣　碑云三表納貢三

籀文四字金石錄作三非是 金石存

愚按是碑修陳符瑞詞多誣誕即後人或取以考核史志前後年月究無確據皆無關於著錄之大者惟篆勢遒勁爲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爲古物可翫耳是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弌四或作三七皆作桼皆古體之僅存者桼字則洪氏嘗說之矣廿卅字則古本左傳已然惟筳字篆勢不甚可解而又極分明姑從諸家錄作筳耳 兩漢金石記

碑形微圜而稍東西二面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

寸文起東北而南而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
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
多漫滅南面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面上截泐
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吳志言天璽元年臨
平湖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元大赦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又吳興陽羡山有空石名曰石室乃遣司徒董朝
兼太常周處至陽羡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
協石文按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
得函改元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元大赦兩

言改元恭上所云乃改本年為天璽元年下所云明年改元則改次年為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未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眞口帝以柔兆涒灘之歲改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冊元年而改次年為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為天璽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闓通却未因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五字疑亦美文恭當日是祇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既見泛舟錄毘陵志等所說多同

其諸家辨說中盧公武跋攷覈較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讖相似則仍躡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修當即滕循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晧傳作滕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隸釋謂二字止爭一畫恐非餘若丞相沇大司徒燮城門校尉歆尚書直晃呂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都督孫歆甘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歆尚書昌豈即其人乎俟更考之吳禪國山碑考

按神讖國山刻碑之事不載吳志惟裴松之注於

晧傳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之下採江表傳有刻石立銘語其碑今已不見甚矣金石之與史相表裡也然後漢書祭祀志注引陽羨封禪碑云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梁書許懋傳亦論及國山封禪事則唐以前此碑甚顯而陳志裴注皆遺之何哉志紀當時符瑞止吳郡得銀臨平湖得石函歷陽山石諸異而碑中所叙者至一千二百八十有一蓋晧謟酗殘虐大命將墜天出反常者以戒之而侈然自喜妄意爲太平之兆于是羣臣百姓造作奇詭爭相獻媚以至縈

夥不可勝數理必然矣國山距宜興西南五十里此碑寔在其上太平寰宇記述陳暄記云土人相傳偈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晴疑有王氣故以此物鎮之俗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耳吳志稱封禪之役朝與周處奉使宋周必大史能之諸人並以碑無處名斷史之誤近海鹽吳君騫著國山碑攷因謂處素剛正必不藉此阿主且謂史有美文誤矣相少時嘗至碑所審其方位前十四行文爲碑起處即周所謂碑字東而剝裂糢糊者也今拓文前半雖多缺蝕而雲麓漫鈔載丞相沇

下有兼太常處奉迎之文則處名自見前幅後不再署者或緣事中返或未與議禮因而從略不得于此致疑也碑以璧流離爲琉璃與武氏石室祥瑞圖同

葛府君碑額

額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三行行四字正書今在句容縣

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

右碑額三行云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楷書徑三寸許衡陽孫吳所置郡漢世稱郡國守相爲府君魏晉猶然孚收藏孫吳石刻如谷朗及此碑皆以太守故得府君之稱非若後人之泛用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在句容城西門外五里梅家邊土人呼其地爲石碑岡碑圭首有穿攷吳志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以長沙西部爲衡陽郡與碑正合法苑珠林稱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居民聞江中洶洶有大聲非常旦往視槎移去數里駐在灣中自此無患卽其人也碑用粗沙石正似天璽碑其不爲後人見取作碑材亦以此石不經二千年始見于世前金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尋與朱筠谷搜訪之力也楷書之見于法帖者則有程邈最

先然不足信其見于碑碣亦始于此良足寶也孫星衍跋

金石萃編卷二十四終